

刘东 主编

Chinese Civilization A Reader

中华文明

读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中华文明读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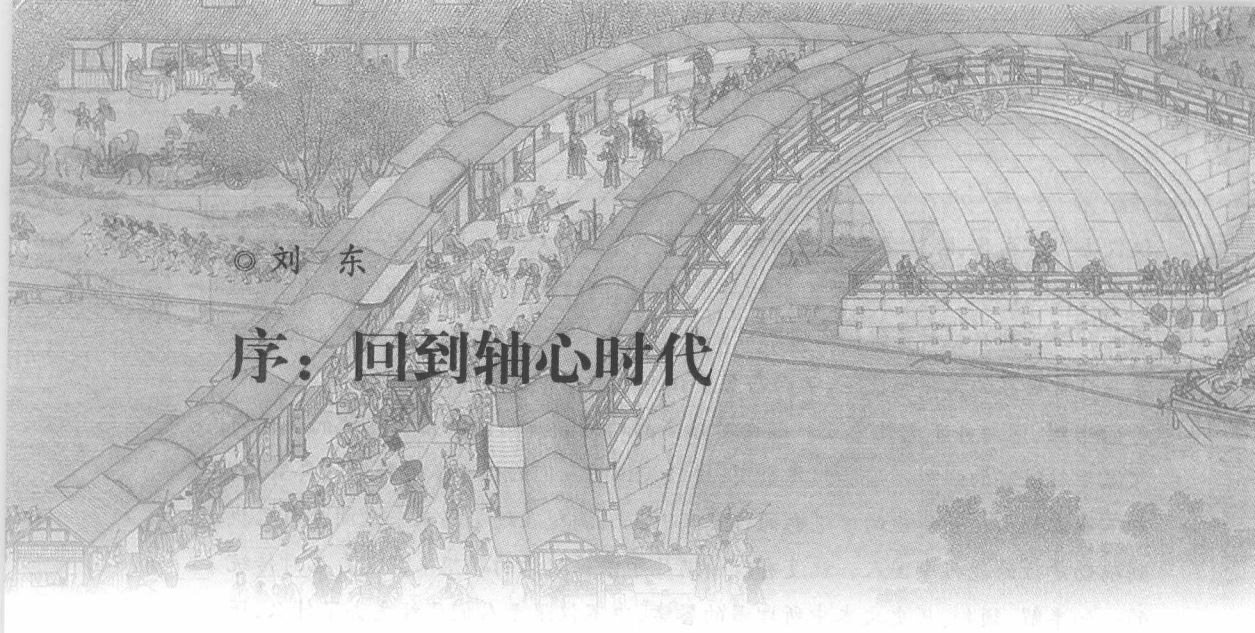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读本/刘东主编.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447-0750-3

I. 中… II. 刘… III. 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5803号

书 名 中华文明读本
作 者 刘东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5
插 页 5
字 数 482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50-3
定 价 3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刘 东

序：回到轴心时代

再没有别的什么话题，会比本书的题目更让中国人长久而普遍地动感情了。自从英国武装贩毒集团摧枯拉朽地打破国门以后，这个既好像已经离开人们远去，又好像无时不在包围着人们的古老文明，就一直被朦胧地认定与各种切肤之痛直接或间接相关。于是，即使是了解传统不多的人，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对这个本来是最需要学术根基的课题大发议论。他们要么将自己介身其中的困境归咎于传统，要么将之归咎于传统的丧失，因而要么宣称过去的历史错了，要么针锋相对地宣称对过去历史的中断才错了。

而在另一方面，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业的专门家们，对于门外汉们老是把架吵到自己的领地来，又常常怀有天然的反感。他们或许会善意地为此再开出一份更详尽的“国学基本书目”来，却很少会转念承认：即使是就这个热门话题所发表的最外行的看法，也照样有其积极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为学术界添乱。他们似乎没有领悟到：当人们试图回答“传统是什么”的时候，骨子里都是想要说清“现实不应是什么”；而一当思想借此被提升到“应该如何”的层面上，高出现实的理想参照系就必然随之萌生，种种纷争不已的歧见也就悄然统一到对人生价值的呼唤上来了。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在这方面的发言特权的人，就有必要提醒一句：即使从专业的角度来挑剔，那些在往返论辩中各走极端的意见是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它们也仍然正确地共有着对文化环境的现实危机感；而且，如果没有被醉心于细节考证的学者所遗忘的话，这种危机感才应是他们检省和整理传统的主要动因。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点儿令那些醉心细部以逞一技之能的专家们难堪的是，长期以来，正因为议论传统文化的人远不限于他们狭小的圈子，人们才没有沉湎于

仅仅去“玩”文化,在这方面形成的“热点”也才会支撑起民众心理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超越支点;尽管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现存状态的批判意识是模糊不清的,但毕竟时时矫正着只把对传统的考索当成一个纯粹技术过程的意义迷失现象,因为它暴露日常世界的无根与失范,从而凸显了让生活重获价值的终极关切。

当然,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经由对社会的精神分析而诊断出对传统的误读乃深源于对现实的强烈不安和超越企望,这只能证明人们的生命本能躁动的真实性,却不能证明由之升华出的梦呓也同样真实。因此,渴望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为自己找到确切定位的现代中国人,就没有理由满足于依赖随意的联想来补充自己对传统的一知半解。须知,历史文本中所埋藏的答案,决不仅限于人们已经失去了什么,还更包含他们将可能得到什么;因为尽管人们可以凭空虚构出千百种未来生活的前景,但到头来真能为历史选中的,却唯有能从已化为下意识生活态度的共通文化心理中自然引申出来的那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置身在历史延续性之中的人们来说,要想创造传统,就必须先有效地激活传统,而要想激活传统,又必须先全面地认识传统。如果人们看不到,这种确乎有限的历史主动性恰恰又是他们唯一现实的历史可能性,那么,他们尽可以跳出方外指手画脚地说中国缺这少那,但就是说不清中国可以得到什么,无力把握住这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机会;缘此,又必须同样公正地讲,只要人们还仅仅热衷于抓住传统文明系统的这个或者那个片断,去以偏概全地进行水火不容的褒贬,他们就只不过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摆脱现实困境的要求,而并没有朝着问题的解决跨出哪怕一小步。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产生了有关本书的基本构想——既然一般读者在没有可能倾毕生精力去涵泳其间的情况下又总要表明对传统的态度,而专家们又往往囿于现代学术的分工而不得不偏守可以“安身立命”的一隅,那么,为两方面计,都有必要系统地拟出涉及到所有重要关节点的题目,约请各方面的专家,在一个不太难卒读的篇幅内通力描绘出中华文明的全景。在目前尚未对传统进行大规模“年鉴学派”式研究的情况下,这起码是暂时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因为尽管这仍嫌不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文明系统的内在构成关系,毕竟已经足以使读者们只要一册在手,便不至于再对传统文化的各个环节顾此失彼,只能借题发挥出自己的主观取向了。当然,为了趋向这种认识上的客观和全面,本书的写作态度首先就应是严格价值中立的;它的全体作者从一开始就被明确要求了这一点。大家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

和别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靠自己的知识优势就越俎代庖地下判断。不过，如果读者们不是把本书冷落成放在案头备查的工具书，而是把它当做一整本必须从头念起的对于传统文本的全面导读，它就仍然有可能向人们提供一个陟罚臧否前的全方位知识背景，以免他们把神圣的独立思考权利运用得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这是因为，只要人们能够系统地读完本书八十一篇有机相联的文章，他们就一定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惊讶地发现：原来在自己明确赞赏（或者弃绝）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的同时，竟又不自觉地在对它的另一些要素进行悄悄的抵触（或者保留）。由此，就算论辩对手的立场仍是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的，却也会变得在理智上容易理解了。

这样一来，每一位读者的心情都会变得踌躇和沉重起来，决不会再像过去只抓住传统的东鳞西爪时那样，可以匆忙和率性地对它要么全称肯定，要么全称否定。沿着本书并列出的众多文化因子的辐射与相通，人们有可能逐渐体悟到作为其无形经纬的精神网络，从而确信存在着一个其意义大于各部分之总和的整体文化背景。准此，他们又必然会发现，在一个发育得如此圆熟的文明系统中，尽管其各个构成因素对后人可能显现出截然相反的正面或负面涵义，但在前人那里都同样具备着服务于总体结构的功能，也同样渗透着具有内在整一性的传统价值观念。设若认识上升到了这一步，那么，在本书所横向展现的古代生活的全盛总貌面前，过去那种亦步亦趋于各种外在的偶变，而把一部中华文明史竖着归结为其必然颓败史的虚假历史主义逻辑，就显然只属于对经验事实的盲目崇拜了。对读者们来说，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已经通过宏观的鸟瞰而认识到，让自己觉得可爱或可恨的两种东西在古代传统中是缠在一起的，而在于通过微观的解码而认识到，这两种东西其实是服从于一种深层价值追求的，因而说到底又只是一种东西；故此，除非人们已经找到充足的理由来全盘否决古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否则，从另一种精神传统中派生出来的对于中国精神传统的总体拒绝，就很难令人相信是纯粹出于理性的选择。

不过，认识到历史在其有限的展开中是会犯错误的，绝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有理由去厌恶和逃避历史；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让历史的现象向着理性上升和靠拢，人们就更应该积极地投身于修正和创造历史。此念一生，对于过去的充满悲切的追悔，顿时化作了对于未来的满怀激情的瞻望；而中华文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间的逐渐解构，也就从压在中国人身上的无可奈何的宿命，变成了赋予他们巨大选择

可能的契机。历史阵痛最剧烈的时代,往往也正是历史惰性最小的时代。纵观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之后的全部世界史,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的哪个民族,会像近、现代中国人这样苦难深重地游离于各种既成的文化秩序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样,也就再没有谁会比他们更容易从心情上接近敞开着最大创造机会的新的“轴心时代”。为了不辜负这样千载难逢的反本开新的历史良机,或者更干脆一点儿说,为了不白遭这一场大罪,当代中国的真正主题,就既不像某些人提倡的那样,使中国文化逐渐从实质上变种为西方文化的走了样的“亚文化”,也不是像台湾等地的那种做法,把中国传统精神中的某些本质侧面降格为现代化起飞时的工具性经济伦理,而在于平心静气地参考着中国、西方及其他文明历程的全部正反经验,敏锐地去体察已经对全人类构成巨大挑战的所有当代问题,去比较和检讨过去那几个伟大先知的一切长短得失,借此思想出融汇了东西文明之优点的更正确的价值理念,并把它有效地注入正待激活的中国传统之中。只有在成功地进行了这种文化基因改变之后,中华文明才能够获得比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都更长久的内在文化冲力,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中国历史才能不被讥讽为一场持续不断的错误;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不至于老是被按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教训说——你们的今天正是别人的昨天,而你们的明天又是别人的今天。

历史从来都是依赖着对它的不断创造性阅读而保持其富有突破活力的连续性的。一方面,历史文本所显示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惯性,会影响释读者的立场,从而使过去无可避免地渗入现在与未来;另一方面,释读者于其生存体验中所爆发出来的本真欲求,也会影响对历史文本之价值取向的开掘、理解和修正,从而使现在和未来一再地重新赋予看似死去的历史以新意与生机。正是在这种对于双向交流的自觉之中,我们才有可能同时向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宿命论挑战和抗争。只要我省悟到,经过我们的努力选取和运思,传统还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有益的资源(而且是我们唯一的资源),那么,我们就还有可能指望,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的高度,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精神高度。我们正在脚踏实地、自我作古地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和重建,新的传统正在我们手中呼之欲出。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害怕去回顾五千年的文明进程——那中间恰恰孕育着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也正因此,我们更没有必要从这里逃向世界——踩在我们脚下的,恰恰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



001 序：回到轴心时代·刘东

065 礼乐文明·吴予敏

072 政治制度·阎步克

079 伦理教化·沈善洪何隽

083 法律体系·梁治平

088 士绅阶层·张仲礼

092 秘密会社·周育民

018 儒家道统·牟钟鉴

023 释氏空门·赖永海

029 道教修炼·葛兆光

033 人格神崇拜·王毅

039 民间俗神·刘东

045 死后世界·葛兆光

050 命相之学·谢松龄

057 二 社会与阶层

059 宗法制度·阎步克

124 古代桥梁·刘西陵

130 造园艺术·曹汛

136 民居庭院·赵国文

097 三 都市与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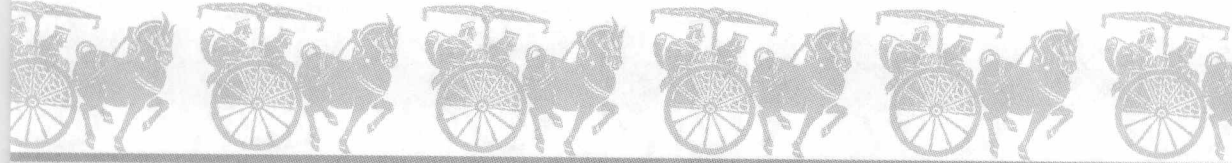
099 城池与长城·王鲁湘

105 集市与都市·张勇进

112 宫殿与陵寝·王语哉

118 寺庙与古塔·王鲁湘





141 家具与摆设·张勇进 王毅

206 舞姿翩翩·王克芬等

149 二 戏曲艺术
梨园戏曲·路海波

149 四 水利与交通
中国小说·陈平原

151 水利工程·张启人
杂技与魔术·李金山

155 古代道路·王子今

160 内河漕运·张启人
六 学术与教育

164 丝绸之路·杨泓
经学沿革·刘放第

168 四海扬帆·李力
修史传统·阎步克

173 五 文学与艺术
官学与私学·刘放第

175 诗歌王国·张伯伟
科举制度·阎步克

180 古乐袅袅·秦序
古籍与版本·李穆

187 书法艺术·高名路
七 科技与工艺

193 文人绘画·高名路
天文与历法·谢松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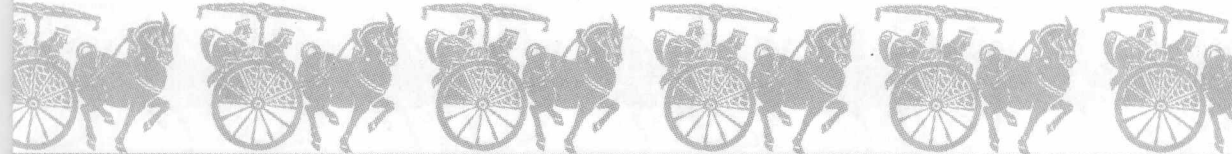
200 古代雕塑·高名路
算学的发展·沈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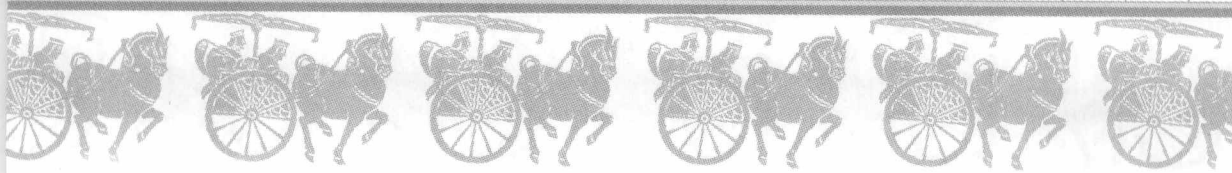
271	造纸与印刷·曹晓晨	339	宫廷御膳·王学太
277	火药的应用·姚大力	345	菜肴菜系·王学太
283	罗盘的发明·刘西陵	354	风味小吃·王学太
288	采矿与冶金·戴裕民	359	饮酒文化·刘东
294	丝绸染织·戴裕民	365	品茗之道·宗群
300	农作技术·张仲葛		
305	八 医学与颐养	371	十 器物与玩好
307	望闻问切·吴安尔	373	青铜器具·周永珍
313	针灸与中药·吴安尔	379	玉器文化·杨伯达
319	食疗与药膳·吴安尔	386	瓷器之国·张小舟
324	古代体育·刘东	392	文房四宝·张懋镛
333	房事与养生·周一谋	398	古代钱币·李学勤
337	九 烹调与饮食	404	衣冠演幻·易夫
		409	民间玩具·李寸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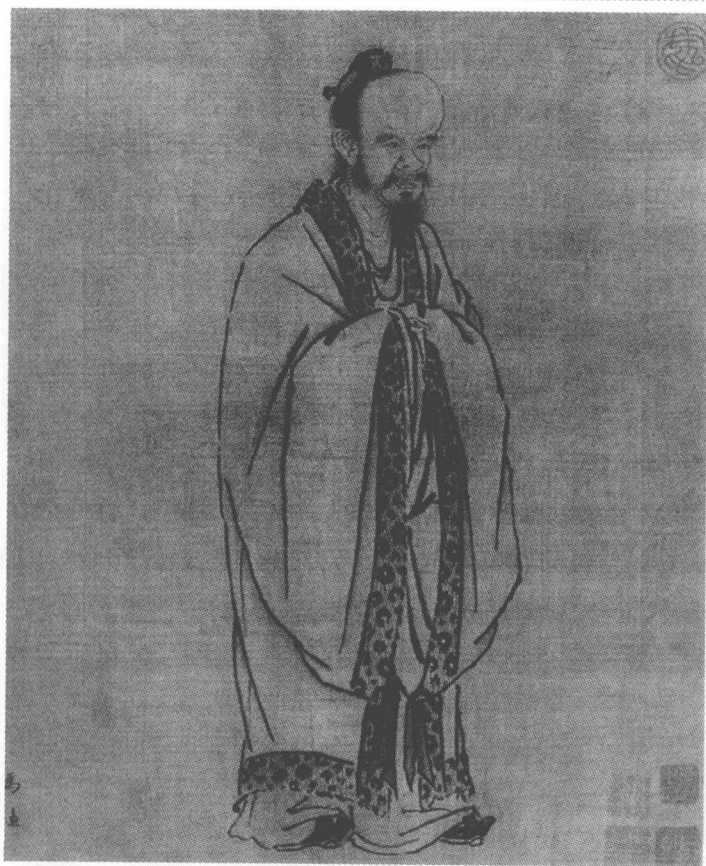


475	473	468	463	459	451	449	444	437	431	426	417	415
嫁丧礼俗 · 刘志雄	十三 礼俗与民俗	珍异与土产 · 何本方	名山与大川 · 徐梓	汉字文化圈 · 聂鸿音	疆域的变迁 · 林荣贵	十二 疆域与物产	尚武精神 · 刘东	十八般武艺 · 周之华	战车与车战 · 蓝永蔚	兵器的演进 · 蓝永蔚	兵书与阵法 · 蓝永蔚	十一 兵法与武备

492	487	481
民间美术 · 陈绥祥	说唱艺术 · 赵珩	节庆与禁忌 · 刘志雄



一 信仰与哲学



001

信仰与哲学

信



◎ 萧兵

原始巫术

所谓巫术,作为原始性宗教的仪式行为或技术方面,它企图用妄想性而又可操作的手段影响常规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现实进程,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斗争的歪曲反映和补充,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幻想性能量交换。

按照不同标准,巫术的分类也大不相同。以弗雷泽(J. Frazer)为代表的古典分类,是按照其影响现实与人的行为的方式分为摹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大类。前者依据“类比”(同类相生)或“顺势”(果必同因)的心理,深信只要设定并摹仿某种事象,就能依从这种布置的意图和进程而实际地影响或改变某种事象,例如用针刺摹拟人像的心脏就能使被摹拟者心痛而死;后者依据“触染律”和“借代律”,坚信只要接触并处理对象的某一部分或仅仅染触过的某种东西,就能无距离地作用于对象并改变其性状,例如拥着单相思对象的手帕或内衣睡觉就能取得其爱恋等等。两者合称为“交感巫术”。若以其态势区分,静态的、防避性的称消极巫术(例如祈禳巫术);动态的、进攻性的称积极巫术(例如驱逐巫术)。若按照实施者或考察者的价值判断,则有保护性或善意的白巫术和危险性或恶意的黑巫术。

中国巫术大体也不外上述数种。为了叙述方便,依其功能和目的,姑分为八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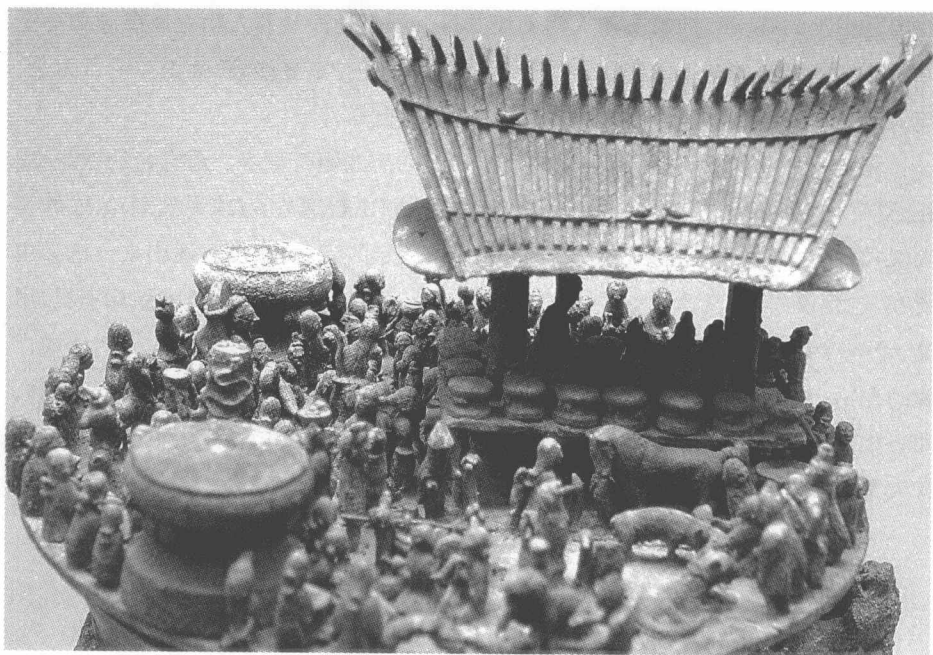
一、祈禳巫术

祈禳是用祭祀、祝祷等巫术手段去禳解灾害,祈求福佑,表面上看是消极性的、保守性的。在古代中国,祈求丰饶和甘雨是这种巫术的最重要的内容。用于占卜

巫术记录的殷墟卜辞最常见、最要紧的记载便是“求年”和“祈雨”。它的手段多种多样。甲骨文的“土”字写作——𡗗，也就是社，像一个土堆，其旁有血点(或说土块，或说雨水)，可能是用牺牲(包括活人)的血来使土地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古人以交感律解释人—土地—庄稼—季节之间生命力的“互渗”，认为它们可以因“类同”而交互作用。杀人祭社，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说“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就是为了使土地和庄稼获得更新鲜、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丰饶蕃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牺牲献祭是祈禳巫术的强形式。我们可以在云南晋宁出土的铜贮贝器盖上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

古人认为自然—人类—季节之间还有一种类比性、互渗性的“诞生—死亡—复活”的循环，太阳的升降、庄稼的萌芽与成熟、季节的冷暖、人的生死……无不体现着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土发而社，助时也”(《国语·鲁语上》)。巫术可以使这种循环强化、优化，使其更符合人类的意志和利益。“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篇》)，就是通过祭献和祈禳使土地具有更大的母性的生殖力，并加速其自身和附着物(庄稼)的再生能力。“人非土不立，故土为社”(《白虎通·社稷篇》)，“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礼记·郊特牲篇》)，这是丰饶巫术的根本。这种丰饶巫术还能促进人类自身的繁殖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生产”在初民思维里是互渗的、交感的，土地—母亲的生殖力可能通过祈禳巫术的作用而得到强化，从而促成人类与庄稼的“双丰收”。

“土”和“水”都是安静的、清凉的、居下的，又具有丰殖力，故而被中国人看作“阴”，即母性的。所以祭土、祈丰、求雨的巫术多由女性来承担。正因为生命或性的现象能够交感或互渗，所以由女巫表演排水乃至交媾等动作或歌舞，也可能通过“摹拟效应”而使苍天降雨，土地丰润。男女好合也可能达到同样目的。汉代董仲舒的“请雨止雨法”的一项就是令吏民夫妇“偶处”。后世道士祈雨的“月孛法”亦据此原理(《江苏通志稿》等有记载)。清袁枚《子不语·孛星女身》说，道士敲令牌命令道，“雨!雨!雨!”那孛星附体的裸妇“仰卧坛下，云气自其阴中出，弥漫蔽天，雨五日不止”，就是祈禳—求雨巫术里很典型的一种。有时巫师甚至要为此付出生命，例如《吕氏春秋·顺民》所说的“汤祷桑林”。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西汉铜贮贝器盖上的活人祭祀场面。

二、镇逐巫术

镇逐巫术旨在镇压、禁制、殴逐某种危害性的事物，例如疾病、蛊惑或邪魅、妖鬼等等。相对消极的是禁咒性的巫术(Charm magic)，中国人叫“厌胜”，见于《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说人死后除了要“避煞”之外，还要举行简化的禁咒巫术：“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燃)火，户外列灰，袂送家鬼，章断注连。”说的正是这类禁忌巫术。中国古书所谓“衅衲”，例如商汤要任用异族的伊尹，先让他从火上跨过，以厌除他的秽气，实际上也是一种厌胜。厌胜有时还采取“物化”形式，如饰于门户的“铺首”、“桃符”、“吞口”或“神画”等。后世常见的“铺首”、“桃符”、“门神画”，直到云贵边疆民族至今还在使用的“吞口”等，都是“同类相克”乃至“以毒攻毒”的避邪物。战国两汉墓葬里发现的所谓“非衣”、“铭旌”或“引魂幡”之类多放在棺椁上当厌胜品。像长沙子弹库

战国墓出土的楚十二神帛书和人物御夔龙舟帛画，长沙楚墓人物龙凤帛画和马王堆汉墓帛画等都兼有禁厌的功能。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篇》就说：“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

跟静态的禁厌相对，还有强化的、积极的、动态的驱打巫术。最有名的就是《周礼·夏官》的方相氏之“傩”；方相“狂夫”四人，率领由普通族众(或说奴隶)组成的强大仪式行列，到居室里搜索、消除，把妖鬼作祟引起的疾病、瘟疫驱逐出去。这又主要在“过渡仪式”的丧葬活动里举行。他们走在棺柩前面，到坟墓，便跳到墓室里，用戈、矛等冷兵器击打四隅，以厌胜、辟除、追打“方良”(即魍魉)等可能危害尸体或亡魂的鬼物。这是发源于西北鬼戎集团的驱打巫术，由巫师扮演“大鬼”(猿猴图腾神，即方相)殴逐异化为“恶鬼”的魍魉之类(即方良)。现代云贵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还有大量的由“傩仪”转变而来的“傩舞”、“傩戏”之活化石遗存。

三、恋爱巫术

有关性爱的巫术一般属于白巫术。消极性的有处女贞洁或妇人节操的检验，有人以为可列于“占验巫术”。在理论上，这种检验起于对处女血的恐惧和崇拜。至于它的“操作”，古人发明了所谓守宫砂，即齐梁乐府所谓“爱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六引《淮南万毕术》说“用守宫阴干后涂饰女臂，与男子合阴阳，辄灭去”。唐李商隐《河阳诗》中有“巴陵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即咏其事。

晋张华《博物志》也写到守宫砂。宋释赞宁的《感应类从志》说：“取妇人月水布烧作灰，妇人来，即取少许置门闾、门限，妇人即留连不能去。”(参明抄本《说郛》引)这种魅惑、诱致异性的巫术(这“月水布”就像更常见的亵衣或“帨”一样)，有人归之于所谓“爱神学”(Aphroditic)。例如唐人小说有所谓“驴驹媚”，据说是驴驹初生时嘴里所含像肉块似的东西(参见宋苏轼《物类相感志》等)，“妇人带之能媚”。《霍小玉传》里说，诱惑女人的“同心结”里包着“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觥一，驴驹媚少许”。说穿了，“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红豆最初也无非是“媚物”，就像《岭表录异》里说的“媚草”、“媚蝶”。《红楼梦》里傻大姐拣到的“两个妖精打架”的绣春囊何尝不是这类东西呢？